

我当初积极推动在北京大学建立社会学系，后来又建议在北京大学建立研究所，目的就是要加强联系社会实际的科研工作，通过与研究相结合开设的课程，进一步推进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提高教学质量。现在系所打通之后，各方面之间的密切结合有了更好的条件，希望大家能够在课程建设、教材建设、课题研究等方面携手合作，多下功夫，并且虚心向兄弟院校学习，加强协作，努力使北京大学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在整体水平上迈上一个新台阶。

当前我们还提倡要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这样对于我们教师的要求就更高了，任务也更重了。教师们首要的是能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推动教学，而创新的研究只有到实际中去，才有可能创得出来。

我还想强调的一条经验是教学相长，我们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建立学科的，我们的教师和学生要以创新的精神来共同开创这个事业，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应当是合作关系和伙伴关系，教师的责任不是简单的推销知识，而是要用自己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和智慧给学生迈进学术殿堂开门、开窍。在研究工作中更是如此，师生是不能分离的。所谓教学相长就是互相启发，我们要改革中国旧的教学方法，不要念死书，要学会从对社会实际的观察和调查中思考问题。我希望师生携手，教学相长，把学科建设作为一项长久的事业来做，我们需要一代、两代甚至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学学科打下一个真正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社会学在上个世纪中走过了非常曲折、艰难的历程，社会学在 80 年代得以重建并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有许多同学也许还不了解学科的这段历史，我建议他们能够从课堂和阅读中了解这个学科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停止和重建的历史，让学生们感觉到这个学科坎坷的命运，认识到他们的肩膀上担负着重建和宏扬这个学科的历史责任，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中时刻记得这一责任。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 20 周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这一代老人已经或快要交班了，但是我坚信中国年轻一代的社会学、人类学者将会把这一事业继承下去，使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并对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和建立和平和融洽的人类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 回眸七十年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 20 周年庆祝会上即席讲话

费孝通

我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大会。这座楼（北大大礼堂即燕京时代的办公楼）我是非常熟悉的，走进来感到格外亲切。我是 1930 年到这里来做燕京大学的学生的，至今已经 72 年了。触景生情，真正感觉到了世界的巨大变化。那时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社会，可今天我们不但是独立的国家了，而且参与了世界大事，在稳定世界大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 70 年前想不到的。

我讲话一向有一个习惯，写好的稿子先发给听众，讲时就可以即席发言，补充和发挥稿子的内容，比较随便，要查时也有文可据。今天也是这样，校报上已经发了我的稿子（见《北京大学校报》第 971 期，社会学系 20 周年专刊，2002 年 10 月 28 日），我在这里随口做些补充。



我 20 岁进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社会学时，不懂社会学是讲些什么的，说实在的，现在还是说不清楚，回头想想倒是司马迁的古训很能说明问题，即察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指出了汉朝之前做为一个读书人应努力的一个方向，这句话里其实也包括社会学在内。天人之际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包括人在内，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包括自己在内。只要人和客观世界存在，人和自然就要发生关系，我们要研究人，也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麻烦就出在这里，人如何了解自己。

为了生活的需要，人利用自然世界造了一个为自己服务的世界，我们称之为人文世界的世界。人们从早到晚，每一天的生活，都要通过人文世界来经营自己的生活。人并不直接和自然打交道，而要通过一层人工的世界。人的衣食住行等各项生活都是在一个人造的世界中进行的。

我们要去了解人文世界，研究人造的为自己的服务的东西。这项工作还刚刚开始，要想办法研究这个人文世界，人要用自己的本领，从自然中超脱出来，研究人、研究自然、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造的人文世界，一层一层的认识，以求得“自觉”，这正是人与动物不同之处。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回头去认识自然和人文世界。

我能不能说从我进入社会学这一行，研究这个“天人之际”，已有 72 年了。我从燕大毕业后，吴文藻老师让我去清华，在史禄国老师指导下学习人类学，了解人是怎样生活的？人的群体生活是怎样发生的？在燕大时，吴文藻老师把人类学方法引进了社会学，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请来了派克教授，从英国伦敦大学请来了布朗教授，从此奠定了吴文藻先生的思想基础，让社会学与人类学打成了一片。那时我只有 20 多岁，进入社会学时，学会了实地调查，像人类学者那样去看人的生活，学习人们的生活是具体的社会学的内容。

我们要搞清楚社会学是什么和学习怎么样做这门学术，也就是了解这个学科的对象和研究方法是什么？我把它简单的概括为：对象是人文世界、社会关系，方法是实地研究的人类学方法。

社会学发展到现在还存在一个真正的科学方法问题。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用具和人的感情及认识，所以用人文世界里的工具去认识人文世界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人要自己研究这个既有生命又有生活的人的自己，并且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自身的所做所为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有着感情和价值观念的东西，研究这些东西还要以“之际”即关系为出发点，首先是人和人的关系。从个人要研究到群体，因为人都在群体中生活，从小群扩大到大群，今天又进入了全球化时代，问题就更多了。所以我说这种研究只能说是刚刚开始。

要研究这些复杂的问题，要跟上这个变化的时代，我感到自己的知识太不够了。三年前我决定“补课”，从社会学基础学起，我找来了派克老师编著的社会学导论和他的传记，研究他的经历，了解他的学术思想的发展，看他如何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的，我写了“补课札记”，此文编在三联出版社《师承、补课、治学》一书中，已经出版发行。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说明派克是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他还没有看到日本投降。他的文章还在写作过程中，但人生苦短，他没有能把话说完，他要说的正是人要认识自己，如何做到人能看人。

一切知识是从人的接触中得来的，在天天和人的接触之中出知识，但人往往不会自己跳出来看自己。人与人接触相互交换思想感情，首先是靠语言，但光靠语言不够，有很多一言难尽的东西。派克老师是想从这里深入下去的，但时间不够了，这就是作为生物个人的限制。

我就没想到自己会活这么久，文化大革命时人已不算人，当时的人出现两面性，一面是真的自己，另一面是给别人看的自己，也就是应付这个世界的自己，学社会学的人要懂得这个道理：



什么样才算一个真正的人，怎样才能做到一个真正的人？我认为派克老师没能完成他对社会学的心愿，所以美国在二次大战时的社会学在他看来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

现在这个问题更严重了，人与人的关系面更广了，从亲属到邻里再到熟人，区分自己人和非自己人已不够了。今后全世界要变成一个更大和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如何去认识它？所以做学问很苦，我们找到了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要去解决，要寻求科学的方法，只认识自己还不够，还要去认识人自己所处的世界。譬如说恐怖主义问题，人生活中不会没有恐怖，但恐怖主义那里来的，怎么产生的，怎么消除？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社会学的问题，所以说社会学的内容广得很。我们只能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先有一个轮廓，有点认识，逐步的去扩展。

我们首先要搞好中国的社会学。其实我很怕建社会学，早年因为搞社会学，很多人打成了右派，尝到了做人被孤立在于群体之外的滋味，对一个社会学者有这种亲自经历和体会，有机会参与观察，也是一种难得的机会。我本人还算是个幸运者，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我的右派问题算是已经改正，那时我已 70 岁了。中央委托胡乔木同志来找我，要重建社会学，我心里真是想不能再搞了，所以开始没有答应，但乔木同志坚持要我做，我想这意外拾回来的生命，破釜成舟，能再活上十年，争取再做点事吧。没想到现在还多活了不少年，看来还可以活些年，再做点事。

我们人的社会文化是有生物基础的，生物是有生有死的，但同一社会里的人的生与死却是参差不齐的，所以文化可以离开生物基础而传下去，群体文化的存亡不决定于个人的生死，而在于可以传续的基础。中国有十几亿人当然不会同时死掉，它的文化是不朽的，而且可以有深厚的积累和传承，有子子孙孙不断在承继着，对于好的文化还可以吸收和扩大，这就是我几十年来的体会。

自我 70 岁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以来，做了几件事情，最重要就是重建社会学，不能说是恢复旧的社会学，当时虽则从外国引进了一些，但已提倡中国化、本土化，要植根于中国自己的土壤中。这方面我们老一代学者的确做了不少工作。他们联系中国实际，以实地调查为主要方法，到中国人自己的生活中去认识自己。可惜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历史原因，这些工作中断了。27 年后才得以重建，重建后的 20 年来，我们重新搭起戏台，培养了一个队伍，大家正在各显身手。他们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进程中，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积累了不少材料。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还尚未成熟，社会学的许多重要概念也没有建立起来。现在需要大家一起发奋努力，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希望大家深入进去认识和总结。重要的是要思考，动脑筋想问题，看实际生活，并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基础打得不够，没有能把学科建成，非常抱歉。当然外国也一样，西方的社会学也存在很多问题。从“9·11 事件”就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研究太少了，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今后会怎么样，现在还没有科学论据的答案来答复这方面的问题。

不过我认为中国人的经验和文化中有“和而不同”的传统，经过再创造可能供全人类所用。我们社会学人类学者也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今天大家就社会学系重建 20 年说了不少好话，我自己感到很惭愧，虽然自己做了点事，提出一些课题，但是工作做得很不够，年龄大了，力不从心，希望年轻一代加倍努力，团结协作，继续开拓此项还没完成的事业。

2002 年 11 月 3 日

